

何世平主编

蹉跎与崛起

五十五位知青的
人生道路

接受贫下中农

广阔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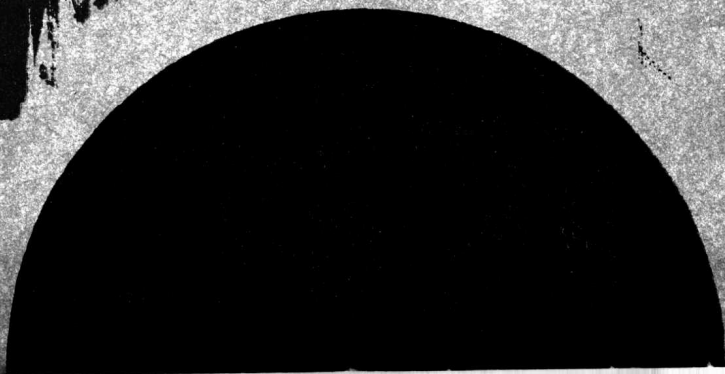
坚决把子女送到农村



0451058

230501

蹉跎与崛起



责任编辑：栾永平

(川)新登字011号

封面设计：张光明

版式设计：周及徐

知青文化丛书

蹉跎与崛起

成都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十二桥路30号)

成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625 插页2 字数360千

1992年8月 第1版

1993年1月第3次印刷

印数5000—10000册

ISBN7—80575—302—4/I·41

定价：7.50元

目 录

浓醪·····	黄奇逸	(1)
爱的变奏·····	袁文华	(10)
当农民的日子·····	张 毅	(21)
晒坝上的缪斯们·····	冉光泽	(27)
插队生活散记·····	刘 莎	(35)
知青生活断忆·····	肖红英	(41)
师道·····	徐建成	(55)
奇彩的韶华·····	吴晓阳	(70)
走向现实·····	洪 远	(83)
去日苦多·····	王翠霞	(90)
点长·····	陈风云	(100)
夜诊·····	凌 佳	(106)
影子文学——省略不是回忆·····	陈昌文	(112)
上山下乡·····	彭 立	(120)
难忘二、三、四·····	程 歌	(127)
血热当年·····	朱 荃	(133)
融融兄妹情·····	高正平	(144)
难忘那些岁月·····	宋北辰	(150)
知青生活散记·····	刘文耀	(161)
衣食住行——延安插队生活片断·····	叶延滨	(173)
高地生活·····	王 跃	(182)
炼狱五题·····	江力征	(192)

“大爷”	雷朝模	(210)
异己	钱 滨	(219)
苦乐年华	叶碧云	(223)
往事难忘	贾红慧	(229)
那片土地	叶志敏	(234)
山乡梦寻	田再宁	(241)
当时我们正年轻	周六炎	(250)
三个梦	王 菱	(260)
山沟沟里学马列	高正平	(277)
知青教师	郝 勤	(287)
农活记趣	梅铮铮	(297)
会理行	徐晓鸣	(313)
无花果	张润生	(318)
1976琐忆	刘家琨	(324)
心祭	丁 芾	(333)
生活里的一段歌	萧 法	(342)
回曹湾	雷文昭	(347)
“野鸭子”祭	曹德琪	(355)
郭大姐和李二哥	阿 竹	(366)
知青岁月	施又麟	(379)
“逃离”农村的日子	鲜 琦	(389)
良师	火 木	(395)
天上有个月亮	王化淳	(402)
大学梦	郭 健	(409)
我们没有愧对过去	王觉良	(416)
阳光与沃土——在农村时的三个愿望	黄泰基	(420)
知青散板	邓思远	(424)
奠基石	叶尚言	(432)

在那“鲜花盛开的村庄”	刘继安	(438)
一厘工分	樊 强	(446)
打柴	刘 弘	(457)

· 黄奇逸 ·

到1972年秋，妹妹已下乡三年多了。父母已找过几个招工单位到青神县去设法。几个单位的招工人员回来都说：“是你妹妹公社卡住不放人。”

我们当然知道自己与妹妹所在公社的关系如何。虽在公社革委会主任兼书记身上花了些钱，但却不成套数。母亲总说妹妹不能干，一定要我下去活动活动。但是，在备制礼品的问题上，大家的意见就有了分歧。父亲认为：“东西送多了，别人收了而不来气，太划不来。或是别人认为你总之出得起，吃一嘴还想二嘴、三嘴、四嘴。反而碍事，别人把你这些知青的家底摸得清清楚楚的。”母亲认为“少了没有吸引力，不如不送”。我认为：

“少了拿不出手；多了，又怕书记为官清正，不接太难堪。”我想起前一年招工组到青神招我时，那时第一批招工，有同学一斤李子便沟通了“革命感情”。一两个月之后，就涨成了一件的确良衬衣。现在才一年多，这种革命感情便是千金不买了。真是形势逼人呵！

最后父母依了我。给了我两百元，要我到县城后相机行事。

我到县城便先找还没有调起来的同学打听行情。同学笑着说：“她们G公社，哼！书记捏到一百多号知青，捏得闭声闭气的。哪个敢不轮到去孝敬。平摊，他一人吃一百，这杆水下来，早就上万了（他们是最早搞活经济的一批万元户）！说一人一百还少了，有些人一次就送两三百的。你晓得啥子呵！何匪当场就

把“瓦斯针”抹给人家了。说不定送得多的他们反而不放，留到慢慢挤慢慢捏。”有我同学指点迷津，我便来一个中庸，送他一百以内，五十以上。我干得真和气度！这份礼卤兔儿脑壳都要买一千多个了。我那时一月的工资才十八元正。

我在县城里盘旋了一天，终于买定了男女两双上海皮鞋（妹妹早有情报通知书记与夫人的鞋码），一台上海座钟，的确良衣料，罐头、北京糖几大包。约合七八十元。第二天，我便背包捞伞地步行到山高地远的G公社去了。

到了妹妹的生产队，首先是不容让她同队的知青看出我此行的目的。当时知青互相抽底火，“猪拱猪”的事情太多了。我从感情上当然也感到自己行为丑陋。若说我心中丢失了社会道德的责任与增加了负罪感，那么，这就是我心中理智的光茫的升起。可在人类理智的光辉的环照之中，又不得不使我深深地感到知青生存环境的改变，是靠这些小有权力者往往不公正的施舍而来，而对这种不公正的施舍，我的行为又算不算对自己不应接受的命运的抗争呢？对这种深刻的伦理学与社会学的问题。读者们将有何种高见呢？

我把妹妹拉到房后山上的松林里去商量送礼的细节安排。群山已近黄昏，对面山脊上金辉一片。这边阴山上虽然幽黑寂寂，但在对面山脊辉光的照映中，也为这幽黑的林中透进一线线一柱柱，闪闪忽忽的光明。对面山脊上雀噪一片，这边林子里在那松针的飘满的灌木丛中，时有野鸡与斑鸠呼呼的逃遗声。飞远了，又听见它们在远处唱着落日的欢歌。

我说送礼明天上午去，妹妹说上午公社人太多，危险大，书记就不好收。我们只得今晚上去了，因我已城里听说，各公社书记明天下午都要进城开本季知青招工会。公社推荐的知青招工名单，明天下午就带进城了。但我最耽心的还是书记不收礼。因为当时任何机关单位都还没有刮起送礼风。在位者珍惜其位，于此

不得不慎呵！妹妹说：“他不收礼，我敢担保，猫都不逮耗子了啊！前天晚上我才看见二队的一个知青从他房里提着空包包出来，未必人家提空包包进去的，你还以为有哪个敢去打书记的秋风。这才搞怪了！”有妹妹这种坚实论证的基础，我心中踏实了。

下得松岗，回到妹妹的房里时，房东喻大娘已等在那里，来请全队的三个知青与我去他们家吃豆花饭了。房东大娘早就见我来了，他们便不声不响地把豆花推好。当地农民一般是不吃晚饭的，一天两顿稀。就是结婚吃喜酒，晚上那一顿，剩下的亲朋好友，也随便吃点中午没有吃完的合菜，以豆花作晚饭宴我，我深知这是农民的厚意了。在城里时，我一心想着书记的“大礼”，便把给农民捎点小东西的知青习惯遗忘了。这时只得从送书记的礼品中拿了一大包花生糖出来抵挡。刚才听妹妹说书记要收礼，便觉得自己买的東西少了，现又拿了一大包花生糖出来，更觉包里空荡荡的了。东西一少，心里又不踏实起来。在这秋天的山乡里，就是公社的乡场上也是擦黑就关门闭户的。何况还要走一两里路才能到乡场。

农民的豆花饭实在好吃，都是用“活相料”作的沾水。所谓活者，就是从地里旋扯出来的。如：青花椒、红海椒、香菜、青葱、嫩蒜。菜油是才从油房里人工榨出来的。饭是新米蒸的。点豆花的水是后山的泉眼顺着竹筒流来的。就是柴也是松林间风落的松针茅叶。餐桌中间还有一碟红白相间的凉拌籽姜。那“甑子饭”添上来，热腾腾的气冲得你不敢贴着碗去刨饭。这简直是我吃过的为数不多的人间美味。饭间你稍不注意，喻大娘已在你背后用木瓢不声不响地为你碗中扣了一大瓢饭。主人让你吃不下桌，就心安理得了。不知为什么，农民添饭的方法总能得逞。农民添饭，他们并不久站在你的背后，使你感到芒刺在背。他们多在神鬼不知，或你与人讲话、玩笑中，从油灯昏暗的厨房里出来，

轻疾地持瓢把热腾腾的饭一粒不漏地压进碗里了。但喻大娘一家老小都只吃一碗饭，便推口说晚上吃多了肚子要痛之类的话，下桌去了。一家人笑咪咪地望着我们吃，与我们谈笑风声。只有小孩还在婆婆手里捏着豆腐渣吃。我们四个知青，少说也吃掉了喻大娘家五斤米。要知道，妹妹生产队农民一年一人才分六七十斤谷子（其余是玉米、红苕）。一斤谷子三两糠，七七四十九，才四十九、五十斤米左右。五十斤米吃一年。可今晚他们就拿出了五斤米来招待我们。光从他们一家人望着我们吃饭时清爽的笑声就会知道他们不求报答的心有多诚了。

在这招工季节，知青总是相互保密。有时保密保到了一个微小的举动。所以这顿晚饭时，知青相互间并没有好多话要说。喻大娘一家人虽看得出来一些问题，但并不真知知青各人心里想的什么。一吃完饭，妹妹又到本生产队——公社书记在本队的一个亲戚处——去落实了：今晚书记没有回家（书记不是本公社人，他有时晚上要回去）。我与妹妹便趁着幽山月色上路了。

翻过山坳，就看见四山环抱中的一块坪——公社所在地灯火忽闪如莹。这使我不得不想起了书中常道及的“白日千人拱手，夜里万盏明灯”的景况来。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官，大官，警卫如云，差役横目的许多幻景。然而手一触及背上的大包，我今晚的信心又丧失了许多，我走在妹妹背后竟大声叹息出来：“唉！东西太少了！会不会起负作用呵……”我深知公社书记在国家干部中只算“乡县走吏”。可在本地也是不好惹的人物。这点东西，他会不会觉得你小视他。我无意间回首妹妹住的那条山沟，只有松林的掩隐中还有几盏油灯，幽一幽的。还不如山坳左傍的那片坟地里的磷火那么青光绿亮。

到场街上，场上已空无人影。只有成堆的荒叶，象有谁不特别经意的扫过。要到公社门口了，才发现还有几个知青坐在一个小货店外的售货桌上抽烟，正无所顾忌的谈论着女人。当然，这

时已没有女人过往了，若有就很难逃脱他们的戏调了。知青们在赶场的大白天，也常常聚在可歇足的临街处招呼——戏调农民妇女。“嘿！这个婆娘脸上还有两颗饭！”“队花！简直狗日的可以算队花！”每个生产队的年青女性——包括女知青就这样被“评审委员会”排队打分了。

公社大院的门就在那小货店的斜对面。我与妹妹这时当然不能径直而入了。我们只得直端端的往前走，装着到什么地方去。走近了，才看见是大毛，二毛几个人。我先招呼了大毛，大毛问了我几句关于成都的情况。末了，大毛打一横炮：“看样子狗日的，苏联和中国抢得成手不？抢不成，你我哪年才调得成呵！”

“看样子抢不起来了……”我一闪念中就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一边慢走，一边回答道。“你狗日的调回去了，当然不想国际抢手。老子倒不管苏联还是美国鬼子与我们抢手、总之要抢起来就鲜……西伯利亚……孙玉国……坦克……”二毛打断了我的话，但我只顾走，后面已听不清楚了，但二毛还在说。我知道，在他们面前主要的任务是自我掩饰。“他几个晓得了，屁大的事把天都要闹红！”我已追上了根本没与他们答白的妹妹。

我们走到场尾，转到一个水塘边上。为保险，多走了几步，到了一家面粉房后面的坟地里。这片坟地已没有新埋人了。这里的蟋蟀叫与远山的蟋蟀鸣叫连成一片了。很难分出远山传来的蟋蟀鸣叫声是远山蟋蟀的鸣叫，还是近处蟋蟀的鸣叫传向远山后返回的回声。这时，我妹妹突然想起：“公社的院子不止一道门，院墙左边的女厕所向院处开了一道门，那么从女厕所就可以进公社去。”我开始有些不愿意。“女厕所里深更半夜的，又没有，有啥子不可以进嘛！”妹妹一半是不满我的“封建”脑壳，一半是怕我退宿。我们向女厕所走去，坟地里，只有远处的秋猫在“嗷——嗷——”的大声乱叫。天上的月亮游戏着云海，云丝

一会儿飘过银月，一会儿吞没银月，一会儿象飘带系住银月，一会儿象是逸车仙驾之缰绳挽住银月。一切都在变之中。

我被妹妹的不满催动，我对妹妹说“只要你先进去看看里面无人，出来通报后，我就进去”。妹妹到女厕所处先进去看了。我按商定的步骤背着包快步通过了女厕所，出得院内的女厕所门时，正碰见男厕所里出来一个人，见我背着一个大包，着实把我打量了一下。

“哪！这边才是男厕所，幸好里头没有人”。我一边说，一边往男厕所里进去了。好象刚才我走错了门道。那在远处还在回头的人才径直走了。我又从男厕所里出来，朝我妹妹说的那间房子走去。坏了！没有灯！我一看母亲为跑妹妹的事才奖励给我的表，才八点四十。“可能书记还不会睡吧、农民虽睡得早，但书记是公事人 据说又守官勤谨，更不会这么早就睡。”我站在月光中，望着书记住的那一排平房。除书记那间外，其余的都有灯光。有的棋牌声不断；有的喝酒喧哗，醉语一片；有的男女戏调，忘忧无虞的高言大语。大院外，也还可隐隐地听见大毛、二毛他们隔墙之论：“第三次世界大战……老子的管区内……一个军算什么呵……”对权利热烈的探索。

在这无人的地坝里站久了，上厕所的人都把我望望。甚至还有走近打量的。我认定此地不是等人的地方。想退出院子，但又不愿轻易退出去，一是珍惜自己进来时的一番心思。二是要退还并不是那么好退。正门不敢走，女厕所刚才进去了一个人，已比较久了没有出来，也不知是她经女厕所“后门”出院去了，还是在里面久蹲。因为在我的经验中，有大便蹲上半小时的。加上她具体什么时候进去的，我没有看表。若以最有把握的五分钟计算，还有二十五分钟……对了，又过了十分钟了……还有十五分钟。来上厕所的人又有一个站住了。象是在打量我的行踪。我只得向厕所方向走去，因为那是这大院里我唯一可以去的地方了，他也上厕

所，我到厕所里装着大便，他的打量才结束了。那人走后，我赶紧走出男厕所，一大股腥恶的奇臭尾随着我，我在厕所里忍住，尽量少呼吸、轻呼吸，我已经打了几次干呕了。出来站了一会儿，一有人来，又只得往——臭得我不敢出气的厕所里跑。人走后我又出来。如此反复了五、六次，又是半个多小时了，已届九点半。还是不见书记屋里有灯。这下我简直没地方去了。听大门口大毛二毛他们似还在细语，但又不象。还是不去冒险为好。万一碰着了，他们必然知道我是从女厕所进的大院，又是大包包。不成“天下美谈”才有鬼！据说这招工季节他们常在公社门口，就是专为收集知青“动向”的。

再等了一会之后，我还是硬着头皮从女厕所里冲出公社大院了。里面正有一人，在最末位的坑上。我一眼望见其头正伸出坑位的隔墙，便飞步而过。并大声呼道：“过路的。”也没听见那妇女大声呼叫。我一出女厕所，妹妹满面笑容而焦虑地小跑步过来，可我的一句：“妈哟！”她的脸色就垮了大半。待我一五一十地把整个过程讲了，妹妹又才谅解地笑了：“你才晓得我们当知青的味道了哇！”妹妹已把我全排除出知青的队伍，我很有些不满，但要事在即，我也不多计较了。妹妹建议我们绕到院子后边去，说那里有一堵裂了一指宽缝子的墙，对着缝子正可以看见书记的那一排平房。我也真佩服妹妹常日里把关于书记的事观察得那么清楚，这也是知青的一番心思啊！果然，我们俩轻手轻足地走到那土墙的破裂处。

“你看！书记的房子灯亮了！”我一边高兴的叫了起来，一边又再把那认定的房间位次再数了一次。妹妹推了我一下，示意我别出声，妹妹也急步过来：“对的嘛！就是那个第四个房间。”要知道，这个房间是我在公社大院里近一个小时不知数过几十遍的了。我们又回到院墙边的女厕所处。并与妹妹约好：我进去后，她就去门口看知青——大毛二毛他们走了没有，若走了，她便在

院外用掌拍五下，我出来便可走正门了。没有偵探，从女厕所突围真是太为难了！

约定后，我们又用刚才的老方法，我又进公社大院去了。在农民家吃饭时与路上一二再，再而三失落的信心，这时不知为什么反而千倍地回来了。是不是猪反正已抬上案板，不得不杀了这也不得而知。

刚从女厕所出来，绕过那一棵大桑树的遮挡，真是鬼怪神幻！书记房里的灯又没有了！我看表已十点过一点。我认定刚才开灯的一定是书记，现在他可能是睡了。这次我真是死了个心眼：就是睡了也要把他敲起来，就是他满面不悦也要把东西塞给他，如果他不接，我当时已完全没想到他接不接与这个礼品的效果如何了。当时我似乎只是为了完成把礼物送达的艰苦任务，礼品能不能起作用，似乎礼品本身就有个神奇的调节机制，只有靠礼品自己而并不能靠我送礼品的人了。孤注一掷的强烈的感受驱使着我向书记的房门走去。但要走过那几间人声鼎沸的房間，也不知道他们的房门是开着还是关着。如果这个包小一点就好了，这时与在喻大娘家吃豆花饭时，取出一大包花生糖时的感到包空荡荡的感觉又截然相反。

我到了过道口一看，还好，只有一间房门有一尺宽的灯光溜了出来。我把包拉到另一身侧，过那半开着门的房间时，仿佛觉得里面打牌的人已经回头了，而我已过了。到书记门前，他们的关锁是农村里常用的铁扣，是外面上锁的。现在外面没有锁。我心存侥幸，上前敲了几声，又不敢多敲，一边敲，还一边用眼紧紧把那几个房间盯住——千万别把众人给敲出来了。更不敢喊，因为书记不认识我，根本听不出我的声音。敲了几声不应，半分钟后，又重复敲了几次，仍无动静。我当即断定，此地不可久留！我便捷步如飞地退走了，正考虑往什么方向夺步，只听的妹妹五下掌声，清晰越空而来。这真救我的命！就好象在洪水中见到一只

方舟。

我简直开始小跑了，虽大门的位置我不能确知，但方向是知道的。我朝那方向乱窜，居然能一次成功——奔出了公社大院。妹妹迎面走上来，我翻手看表，正十点十分。

一地清月如华。古老的柿树的叶在微风中摇动。多可爱的四山的静穆呵！我朝着这山中小镇古老的石板路望去，夜阔雾迷。在这群山中，还有谁知道我们在生活奋争与道德负罪感的冲突中，曾有过的这片譊妄的苦心呢？

黄奇逸，1969年2月——1971年3月在四川省青神县西龙公社二大队三小队插队落户。现为四川大学历史系教师。

爱的变奏

• 袁文华 •

上气不接下气地翻过陈家高坎子，刚才还晒得人火辣辣的太阳突然消失了，头顶是青青的山和蓝蓝的天，一阵凉风吹过，汗湿的身体打了一个颤，连颤抖也是惬意的！“还有多远？”我问身旁刚刚认识的生产队罗会计。矮矮墩墩的罗会计把挑着的行李从左肩换到右肩，用手往上面指了指：“翻上那个坝就到了。”到了，终于到了！站在水库坝基上往前望去，一汪清澈透明的碧水，水的尽头是绿色的田野，一梯一梯往上伸展，直到与蓝天相接的茂密森林。这就是我们将接受再教育、扎根一辈子的美丽地方！我和肖锋、余东转过身去向落在后面的两个男同学和八个女同学挥手狂呼：“芭蕉湾到了！芭蕉湾到了！”

考 验

生产队库房前的场坝上，一边是每人面前一堆行李的十三个知青，一边是站着或蹲着的社员。生产大队长立在两堆人之间的空地上大声地宣讲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场坝上一群奔跑嘻闹的小孩使他不时地暂停宣讲，要各家把自己的娃儿招呼好。我抬起头来，四周的青山变得黑森森的，湛蓝的天空繁星点点，身旁的同学都已把爬山时脱掉的衣服胡乱地穿在了身上。一阵猛烈的饥饿感向我袭来，上午在县革委招待所用的餐，在汽车上站了三个小时，又爬了十五里山路，早已前胸贴上了后背。我正在后悔没有多抓几个馒头带在身上，忽听生产队长大声宣布：

“袁文华，罗杨氏……”我下意识地赶紧站了起来，罗会计领着一个瘦削精干的青年来到我面前：“这是罗大哥，罗杨氏就是他家妈、我家二婶。他家和我家的成分都是贫农。”

在罗二婶家昏暗的油灯下狼吞虎咽地填饱辘辘饥肠，胡乱地擦了一下汗津津的脸后，罗大哥领我爬上顶棚挂满包谷棒子的阁楼，我衣服也没脱，一下子就倒在了铺上。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一个清脆的声音钻进耳鼓：“知青哥，吃饭了。”我一骨碌翻身坐起，使劲揉一揉惺松的眼睛，从顶棚缝隙处射入的阳光正洒落在谷草和苇席组成的地铺上，一个小姑娘正扑闪着大眼睛从楼梯口探头望着我。

罗二婶和罗大哥出工去了，黑糊糊油腻腻的小方桌上摆着一大碗汤菜、一大碗饭和一小碟拌着盐巴的辣椒面。这哪里是菜，分明是几片老白菜叶子晒干后丢在清水里煮的猪食！这哪里是饭，不过是红苕切成小块合着磨得不太碎的包谷粒煮熟蒸干而已！我嚼了又嚼，实在难以下咽。那小姑娘笑模笑样地看着我吃饭时的狼狈样说：“我妈说，我家住的这个知青怕是还吃得苦，再考验几天，吃不下这些东西他自己都会走。”“考验”，？我才不怕考验呢！我索性夹起那个老干白菜叶子，沾上我从来不吃辣椒面大嚼起来，辣得我满头满脸汗珠直往下滚。

一连四天都是这老干白菜加红苕包谷粒加辣椒面，我那出奇好的肠胃除开对辣椒仍有反应而外却似乎已经适应，到第四天晚饭（每天只用两餐，食量已恢复到刚来那天晚上的水平。对罗二婶家的情况，我也从一道出工的社员口中知道了一个大抵。罗二婶年轻时守寡，丈夫死时留下一儿一女，那个向我透露“考验”秘密的小姑娘叫招娣，今年十四岁，从模样到身材都象她高挑的母亲，只是瓜子脸上那两片嘴唇实在是太厚了一点。罗二婶脸上整天难得见到一丝笑，与成天眉眼都是笑的小招娣恰成鲜明对比。感谢铅球投掷训练给我的腰臂力量，也感谢良好肠胃使我经受